



山頂的烏貓姐

南台灣熱情的日頭加上青翠的山色，對映著深藍的大海，點綴著有時無張持飄過來的幾蕊白雲，這本底是一副誠迷人的景緻。毋過若塗跣鋪排的是有有有的砂塗，就定會予人規年迴天為著收成面憂面結，失去欣賞美麗風景的閒情雅緻。砂塗這種營養不良的塗質，予一寡仔佇大武山下種作的排灣族人，想著是欲吼無目屎。

環境逼使巫咪規家伙仔，攏愛倚靠這份瘦地種作，三个阿姐也因此放棄讀冊的機會。無奈的是，就算講對天光做到暗暝，嘛無人敢保證種的塗豆、蕃薯恰芋仔會當豐收。巫咪比阿姐較好運的是，當老母看著厝邊的囡仔攏去學校讀冊了後，就想講厝內大細攏是青盲牛，總愛有人捌字較綴會著文明的社會，所以決定予巫咪去山跣的學校入學。

巫咪佇八歲猶未讀冊以前，伊一直認為規个台灣攏是山和海相接，茫茫的大海彼引，閣是海和山相接。伊甚至掠準全台灣攏是個排灣族的。只是伊心內有一个疑問，為啥物來到學校了後，老師就開始共伊叫做「林美華」。後來對阿母遐知影，這個名是報戶口的時，戶政的外省阿伯幫伊號的。「美華，美哉中華」，只是林美華這三字，從來毋捌對爸母的喙走出來過。

自從讀小學，來狩獵知識的以後，巫咪的眼界開始曠闊起來，也對外口的世界充滿了夢想。逐工天猶未光，伊著愛褪赤跣行七公里外的山路，才會當到學校。若拄著熱天日頭燒，中晝放學的時陣，褪赤跣踏佇燒燙燙的砂石仔路頂頭，一步行、一步跳的狼狽情形，袂輸是樹林內的猴仔跳探戈全款，真正是一件痛苦的代誌。尤其是伊無愛讀冊閣上討厭寫功課，定定予老師留落來罰寫作業。雖然有遮濟不如意，但是若想著因為來讀冊，就會當毋免去田裡鬥相共，閣有足濟時間和囡仔伴迺迺，伊就心甘情願來學校。

時間過了誠緊，巫咪連鞭就對小學畢業矣。散赤的環境，予伊的心智較早熟，特別是看著三个阿姐嫁予附近部落的少年家了後，逐工攏過著日時作穡、暗時照顧囡仔，三頓食芋仔、蕃薯的艱苦日子，伊已經決心欲離開這個野生動物比人閣較濟的所在。

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發生以後，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發表「反共無望」言論。受著這種氛圍和國防部對軍人婚姻管制放寬的影響，真濟老兵開始死心想欲踮台灣這塊土地生炭。人講「千个兄弟哥，毋值一个家內婆」上了年紀的老兵，總向望有一个岫，閣娶一个某來傳宗接代。

彼時陣，山地人較毋捌看過世面，容易滿足。佇「無魚蝦嘛好」的考量下，無錢的外省仔娶山地查某是上如意的算盤。當然，倚近山地原鄉的老芋仔，揣著這條門路的機會愈濟。

巫咪的表姐瑪雅思嫁予老兵以後，逐擺轉來山頂，穿洋裝、踏懸踏仔鞋，抹粉點胭脂的時髦模樣，總是引起部落一寡人的騷動，袂輸電影明星來開影友會。雖然青紅色的妝，畫佇伊烏色的皮膚頂頭是有寡無對同，毋過真濟人看著的是青色、紅色的新台幣搭佇面的富貴。用錢鋪排起來的美，如同「寧靜革命」全款，開始無聲無說影響著族人的心態。巫咪是巧巧人，伊知影離開山頂的機會來矣。

俗語講：「嫁入城，無食嘛好名；嫁入山，有食嘛烏焦」這種心情，遠佇天邊海角的姑娘，比啥人閣較會當體會。透過阿姨的關係，探聽好表姐轉來的日子，巫咪就共家己的心情講予表姐知。佇部落想欲嫁予老兵的姑娘，無一定是少數。毋過因為驚遭受族人笑個拜金、虛華，為著金錢就放棄家己靈魂的批評，只好目調金金看著機會對個的面前覘過。另外，做人的父母，心肝嘛是十下五下，稍無定主意。雖然明知影頭枕(tim)一下，就會當予厝內的人過著較好的日子，毋過想起別人的冷言冷語和佇天頂隨時對個金金相的祖靈，父母只好共家己的喙齒根咬咧，表現出硬頸的骨氣拒絕。上好的情形，就是查某困家己拍死無退，堅持欲嫁予老兵。按呢父母就會當順勢共人講，「阮叫伊莫嫁予老兵，毋過伊就是講袂聽」，既然是查某困主意，父母就會當避開愛錢的臭名。

巫咪清楚了解，三个阿姊就是傷有志氣，才會過著苦日子。雖然伊這馬拄仔好是欲轉大人的時陣，若親像青木瓜猶未轉黃，賣相無好，毋過表姐嘛是透過翁的紹介，拚命替巫咪找對象。瑪雅思的如意算盤是，只要部落的少女嫁予外省人愈濟，個受著族人的認同就會愈懸。十四歲的巫咪佇表姐的努力下，一冬內底，居然相親五擺。前三个嫌伊傷幼齒，第四个嫌伊傷烏，巫咪心內想講，若毋是欲擺脫歹環境，伊才無愛忍受這種予人嫌東嫌西的委屈。表姐了解伊的心情，共巫咪安慰講：「花蓮和台東彼頭的阿美族是老兵上俗意娶的對象。咱排灣族因為皮膚較烏，所以較食虧。連咱的族人就定定家己滾耍笑，講咱佇日頭落山了後，就揣無人呀！上過份的，我閣捌聽過阿美族的媽媽共個後生交待，千萬毋通娶咱這種黑佇皮膚內底，洗攏洗毋清氣的查某轉來」，原來「一白蔭三棵」是無分族群的審美觀念，連山地人之間，也會用膚色來做文章。

總算第五个老兵看俗意巫咪，這個人本籍湖南，名叫宋貴武，逐家攏叫伊老宋，民國十六年次，足足大巫咪廿六歲，伊願意付一萬五千箍來做聘金。透過阿姨共這個好消息轉達予巫咪的老爸知影了後，看袂出來個老爸的表情是歡喜，抑是生氣。伊干焦提醒查某困一句話：「彼外省老兵是若看人袂爽，就會擰槍剖人neh！你若欲嫁予彼款人，著愛斟酌考慮清楚？」老爸對外省人的印象閣停留佇別人對伊講過的二二八事件頂頭。只是伊好意的警告並無打消巫咪的念頭。

棺訂彼工，巫咪古意的老爸只收下一萬箍做聘金，賸的退轉去予老宋。佇民國五〇年代，一萬箍是真大的錢，這嘛是老宋廿冬來儉腸凹肚賸落來的錢。莫講巫咪的部落彼時無人買會起一台七、八千箍的烏白大同電視，連一台五百箍的電風，嘛攏愛分期付款才買會起。隔禮拜日，雙方就簡單佇山下的餐廳訂八塊桌完成結婚儀式。巫咪嫁予老兵，佇部落算是無啥光彩的婚姻，所以恬恬舉辦。

結婚這工，除了巫咪的親人來一塊桌以外，其他攏是老宋佇部隊的兵仔伴。因為伊家己一个走來台灣，無親無戚，親家桌坐个攏是伊軍中的長官，這也是彼个年代的老兵共同處境。巫咪的老爸實在毋知欲按怎稱呼這個比家己年紀大一歲の困婿。伊真想欲吩咐老宋：「巫咪是厝內上細漢的，逐家攏會讓伊，所以个性有較嬌，向望困婿會當加包容。」既然言語袂通，只好將話吞落去。好佳哉兩人有共同的興趣，就是平常時愛啣兩杯，規氣

趁這時，你兄我弟，莫分年紀，一喙予焦，撫予平大。查埔人的英雄氣概，佇酒精中拚輸贏。老宋亦借酒解愁，今仔日是伊大喜的日子，心內掛念的卻是故鄉的爸母，毋知是生抑是死。

巫咪總算會當離開山頂，毋過心內顛倒開始懷疑家己的決定是著抑是毋著？其實透過婚姻來改變家族和家己的社會地位恰經濟狀況，是自古以來無分中、外，普遍存在的事實。但總是有一寡仔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四界生話。這嘛有可能是伊家己楞鬼假細膩，無勇氣追求家己想欲愛的，才招來怨妒的酸葡萄心理。

婚後巫咪和老宋生一个唯一的寶貝仔囡，名叫宋懷湘。「懷湘」代表老宋對故鄉湖南的懷念；因為排灣族的長孫愛和阿公號全名，所以懷湘的山地名也叫做「嘎畢」。

反共的年代，國軍驚部隊駐久了後會生禍端，定定就共部隊四界輪調。漂泊的生活，加上為著欲做臨時工趁錢貼補家用，巫咪只好共嘎畢囡佇山頂予爸母晟養，有閒的時才和老宋轉去看囡，順繼提所費予序大人。

民國六十五年，老宋做了卅三冬的兵，伊總算出頭天，因為日思夜盼的眷村住宅已經分配落來。搬入來的前幾暝，巫咪是歡喜甲暍袂去。這個眷村是分子低層軍官和士官長的眷舍，當時三層樓懸的公寓佇南部是真新的觀念。遐總共有兩百戶，雖然一戶干焦有二十四坪大，毋過比起本省人的平厝，彼是一个予人真正欣羨的倚家。看著遮爾新的厝，巫咪毋知欲按怎講出內心的歡喜，伊感覺嫁予老宋到現今，總算有淡薄仔代價。伊抱著輕鬆的心情，逐工摒掃、揉塗跤，共厝內摒甲清氣溜溜。有幾擺伊睏醒時，攏掠準家己是佇做眠夢。

蹓一段日子以後，巫咪慢慢知影，這個眷村的媽媽差不多有廿五个客人，一百六十个閩南人，予伊最安慰的，閣有十五个山地人。講了奇怪，伊拄著相仝是來自山地的查某人的時，雖然無熟似亦無仝族，但心內總是感覺特別的親切。另外，予伊較同情的是內底竟然有七、八个智能看起來無啥正常的查某人。

因為有這陣山地查某伴，巫咪的日子開始有一寡仔色彩。雖然大伊超過兩紀年的翁婿是真疼伊。毋過無仝款的語言、文化、生活背景等因素，予伊的日子過得誠暗淡，尤其兩人的觀念是天差地，若親像月眉看起來真嬌，毋過頂頭的尖和下跤的尖，永遠無交集。

巫咪以前就不時聽族人講，漢人足輕視個山地人。來到平地以後，伊這種體會是愈來愈深。比論講老宋的部隊若徙位的時，伊著愛重揣工課，毋過真濟做頭家攏是刁工用台語來問伊代誌，然後等通知就是一等無消息。連老宋嘛講，伊的幾個同事退伍了後想欲揣頭路，亦是定定予頭家用台語刁難。有一擺，巫咪去一間工廠應徵，外口告示寫講：「外省人勿進」巫咪想講伊是山地人，和告示無關係，結果頭家一看著伊，第一句話就問：「你是番仔嗎？」磺火著的巫咪就大聲應講：「你才是番仔！」伊頭無越就出去，閣順繼共門大力碇入去，予頭家掣(tshuah)一趟。伊想無，做工課和外省人、山地人有啥底代(ti tai)？平常時伊和老宋定定意見袂合，毋過若是講著台灣人對個的刁難，卻是看法相仝。差別的是，老宋加減捌聽軍中的袍澤講過，進前大陸過來的阿山仔捌佇台灣這塊土地躡躡過，予個連帶怨恨後來所有的阿山仔。所以有時陣老宋拄著台灣人對伊無客氣的時，攏是鼻仔摸咧準拄煞。伊誠怨嘆，當初國民政府為什麼無派一陣較有水準的官員和較有紀律的軍隊過來接收台灣，若無凡勢就袂造成今仔日互相對立的局面。

巫咪感覺佇眷村的台灣媽媽對個遮的山地查某毋但攏無咧相借問，閣三不五時批評講個是足無水準的人。最予人憤慨的是連一寡老芋仔都看袂起個，其中閣有幾個明明娶的是

山地某，閣禁止家己的某袂當和巫咪個做陣。是先天的命運和後天的安排，個有十个姐妹伴定定做伙開講、覘街，巫咪雖然干焦廿五歲，卻是這十个人年紀上大的，上少年的莎韻只有十七歲。愛嬌、愛打扮是青春少女的心情，這陣山地查某來躡佇市區邊仔的眷村，上愛的消遣就是假日騎腳踏車去市區覘百貨公司。雖然無一定愛買物件，毋過只要去遐看著五花八色的衫褲和流行的化妝品，就會當予個歡喜幾若工。只是山地查某打扮做烏貓姐的模樣，予眷村的一寡媽媽看了真怨妒，話是愈傳愈歹聽。

這個禮拜日，因為有重要演習，營區管制休假，眷村內底無像以前老兵放假時遐爾仔熱鬧。十姐妹閣佢以前仝款，一透早就穿嬌嬌，做伙騎腳踏車出去覘街。欲暗的時陣，個覘煞對大門入來了後，無佻遠就看著阿珠嫂和一陣人做伙咧拍拉涼。阿珠嫂刁工提懸聲嗽講：「恁看，這陣番婆閣出去討契兄轉來矣！出去規工，嘛毋知契兄到底有佻濟人，」邊仔的人是聽甲笑哈哈閣一直枕(tim)頭，有人應講：「毋知契兄的皮膚是烏的，猶是白的？」「我看是烏和白攏有。」，眾人七喙八喙笑做伙。巫咪是這陣人的大姐頭，氣甲擋袂牢，走過去大聲喊講：「恁咧講啥物痾話？」阿珠嫂：「講啥物話和恁無關係。」巫咪：「恁罵阮討契兄我聽有。」阿珠嫂：「毋知見笑閣驚人講。」巫咪是氣佢面青面慄，偏偏心狂火熱的時陣，平常時就無蓋輾轉的台灣話是氣甲講袂出來，阿珠嫂愈罵愈繼喙，甚至連「阮台灣的趁食查某，都比恁山地查某閣較高尚」的話攏講出來，巫咪忍無可忍「恁娘咧！」衝去伊的面前，「啪！啪！」就搵伊兩下喙phué，阿珠嫂毋甘示弱，亦對伊的面共伊拍落去。

代誌發生傷過突然，邊仔看戲的人一時就著生驚，毋知欲按怎。巫咪掠狂的飛起正跤，對阿珠嫂的腹肚覘落去，阿珠嫂疼一下強欲蠅落，忍著痛，一个箭步也對巫咪的長頭毛出力共換落去，巫咪痛甲流目油，趕緊用手對伊的領仔頸共束落去，阿珠嫂失去重心，倒落去的時陣，也順勢共巫咪拖落，倆人就倒佇塗跤相偃，看鬧熱的人是愈來愈濟，毋過毋知是無人敢去，抑是無想欲去，橫直就是繼續看戲，宛然這兩人是代表雙方無仝的族群戰鬥。無佻久，巫咪憑著較好的體力，共阿珠嫂哲佇塗跤，伊若欲共家己這幾年來受的委屈，發洩佇阿珠嫂的身軀仝款，拳頭毋一直對伊的胸坎捶落去，阿珠嫂是疼甲強欲死死昏昏去。

自從巫咪嫁予老宋了後，每擺伊轉去故鄉雖然是穿甲妖嬌美麗，予三个姐妹非常欣羨，毋過伊知影家己的精神生活是過了足歹，部落的長輩看著伊的時，表現出來的冷淡模樣予伊真鬱卒，無想著來佇眷村，閣受著台灣媽媽的排斥。這種累積的怨氣，終於佇這時爆發，伊騎佇阿珠嫂的頂頭，內心有無比的爽快，若親像欲共看袂起家己的人攏踏佇塗跤仝款。其他姐妹看巫咪已去失去理智，趕緊共伊插起來。

輸贏已經分曉，賭阿珠嫂覆佇塗下，吼聲煞愈來愈大。對伊來講，這是人生最大的侮辱，特別是這種侮辱來自伊平常時最看袂起的番婆身上。邊仔的台灣媽媽，看已經無火藥味矣，就扶起阿珠嫂共伊安慰。原來毋但風颳欲來進前有寧靜，連風颳過了後，亦會有一段寧靜。巫咪的姐妹雖然歡喜伊替山地人出一口怨氣，毋過看著阿珠嫂吼甲遐悽慘，亦實在有淡薄仔不忍心。

相拍的代誌，真緊就傳到部隊的老宋耳空內。隔禮拜日，大部分的老兵攏休假轉來，老宋一踏入門就要愛巫咪共拍人的代誌交待清楚。結果無三句話，兩人就相冤起來。巫咪氣甲擋袂牢喝講：「你這個死老猴，毋知半項，耳空輕，干焦知影掩護別人，嗚！嗚！嗚！」就走入去共房間門鎖起來吼。伊的吼聲，予翁毋知欲按怎質問落去，只好家己帶著

拄才佇外口買的幾粒五爪蘋果來探望阿珠嫂。阿珠嫂的翁老馬和老宋是湖南老鄉，雖然無全部隊，毋過嘛有小可交情。憑著這份全鄉的情誼，伊的道歉真緊就得著老馬的諒解。老馬講：「老鄉啊！女人家不懂事亂嚼舌根，我看這件事就當做無發生過，以後就甬提矣。」規身軀一半傷痕的阿珠嫂氣猶未消，趁著這個機會順繼報老鼠仔冤，就將眷村這陣山地某出去外口勾引查埔人的行為，加油添醋講甲足歹聽。這種共白布染做烏的言論，予規年迴天攏佇部隊的老宋開始懷疑某對伊的貞潔。伊感覺無風不起浪，老翁少年某的矛盾，佇阿珠嫂「看一个影，生一个困」的言論中起酵。

真濟老兵守佇部隊半世人，定定是為著欲等待國家分配的眷舍。甚至有一寡仔老兵明明早就想欲退休矣，做某个就是用硬、用軟的愛伊繼續熬落去。既然老宋已經等著眷舍，閣發生某和人冤家的代誌，為著驚家己做烏龜，伊決定對部隊辦理退休。退休的氣氛像感冒全款會互相傳染，無三冬，這個眷村的老兵就有超過八成辦理退休。十姐妹做伙躉街的娛樂，嘛佇個翁陸續退伍的情形下，受著真大的約束。

這時，嘎畢已經八歲，老宋感覺伊規工佇山頂拋拋走嘛毋是辦法，既然家己已經退休矣，應該加寡時間來陪後生。就按呢嘎畢開始搬來眷村躉，嘛佇附近的國民學校入學。

老宋已經五十出頭矣，實在是無氣力來管教後生，亦應該講伊只是一个干焦知影欲按怎夯槍的粗人，毋知欲如何教困。加上前幾冬攏共嘎畢一个人困佇山頂，所以老宋對伊感覺真虧欠，因為這份虧欠予老宋較倖困，翁仔某亦定定為著管教的看法無全發生口角。

嘎畢佇山頂大漢，袂輸一隻山雞全款，規工砢砢從。伊雄雄來到平地躉的心情，亦變做山雞予關跔籠仔內全款，規工孝男面。因為進前攏佇山頂和全沿的困仔享受大自然，佇溪邊泗水、掠魚蝦；佇樹林相逐、走相揣。伊特別懷念佇四月、五月這段時間，部落後壁彼條溪攏有成萬隻的毛蟹來咧交配，個幾個猴困仔就會準備一塊三層肉去釣毛蟹。釣毛蟹只要共肉用索仔共縛起來，看欲共索仔困佇手，抑是用石頭砢著，毋免倂久，就會有毛蟹咬牢這塊肉，等你共線揞起來，這毛蟹嘛是咬死死毋願放，運氣較好的話，一下晡就會當釣幾十隻；猶閣有，伊嘛真愛和表兄去掠飛鼠。掠飛鼠的方法是利用日時，先去樹林內探查飛鼠的洞佇佗一穰樹，等到暗暝差不多九點的時陣，四、五个人才做伙提網仔、籠仔去樹林。表兄會先用長網仔套牢洞口，繼落來嘎畢個幾個就開始出力拍樹仔，佇內底歇暈的飛鼠受著驚嚇，就會趕緊跳出洞外，糊里糊塗的跳入網仔內底。這種掠野生動物的趣味，平地人是無機會享受著。閣有一擺，個閣捌共網仔套牢了後，結果走入網仔底的是一隻蛇，予個幾個困仔驚一下走若飛。

這馬來這個眷村，圍牆圍起來的所在，就是伊全部的世界。好佳哉猶閣有新捌一个布農族的困仔伴哈路將，兩個人全年歲，閣攏是烏越越的山地人，個真緊就變做換帖的。

開學彼工，嘎畢並無表現出一般困仔欲去讀冊的快樂模樣，顛倒是目眉、目調、鼻仔結規球。全班五十个人，除了六、七個是個眷村的以外，其它攏是本省的。一年仔只有兩班，偏偏哈路將編佇另外一班，這予伊感覺真齷齪。當台頂老師用國語講甲喙角全波時，嘎畢是若鴨聽雷，聽攏無。就按呢伊利用下課時陣，peh起便所邊的樹仔頂，閣對樹枝peh落來圍牆跳出去。對伊來講，peh懸peh低若親像桌頂拈柑遐爾簡單。

第一工讀冊就逃學的代誌，真緊就轟動規个眷村。本底巫咪是想欲好好共伊修理，毋過誰叫伊是老宋的心頭肉，老宋認為困仔人猶毋知好歹，無應該用損的，結果共唸幾句就準拄煞。

小學是一個較無煩惱的年代，除了膚色，嘎畢並無感覺家己和別人有啥物無全，伊愈來愈適應佇平地的日子。伊和同學做伙耍尪仔標、拍干樂，逐工耍甲足歡喜，族群的問題，並無發生佇國小學生的身上。因仔人「魚還魚，蝦還蝦，毋通牽拖做一伙」的道理，顛倒比大人較清楚。

民國五〇、六〇年代是政府大力推行「我要說國語」的年代，外省第二代平常時講的是國語，真少會受著處罰；本省因仔，逐家是哀爸叫母，不時喝艱苦；啊若山地人彼是閣較食力，學校禁止袂使講台語，嘎畢定定會無刁持講出山地話。起先老師認為伊毋是講台語無要緊，毋過經過同學抗議幾擺了後，講山地話嘛愛罰錢。有一工，透早掃地的時陣，同學國信peh起窗台擦玻璃，因為用柴籬做的框已經蛀去，國信一出力，規个窗仔英雄對頂懸摔落來，伊大叫一聲：「慘矣！」邊仔的嘎畢反應真緊，一聲就衝去強欲落下來窗仔扶牢。結果受著驚嚇的國信，看著窗仔無破，伊搭兩下心肝，吐一下大氣，真歡喜補一句：「好佳哉！」就按呢，國信予人罰一籬銀。因為「慘矣！」和「好佳哉！」攞是台語。本底老師是欲罰二籬，毋過帶念伊是全一時講的，所以法外開恩，干焦罰一籬銀，這予國信對老師的仁慈不止仔感謝。嘎畢顛倒有一點仔歹勢，伊想講若共玻璃窗仔放予落下來，凡勢就袂害國信予罰錢。經過這件代誌了後，嘎畢就共袂當講山地話的代誌緊記在心。甚至以後老母用排灣族語對伊講話時，伊攞足自然的用國語回答。就按呢嘎畢共排灣族語藏佇山頂的樹坑內底，寒暑假轉去故鄉和朋友迺迺的時陣，才挖出來用。

只是嘎畢的山地腔國語，定定變做同學模仿的對象。比論伊共「老師」講做「老鼠」，幾個較白目的同學就對伊共老師叫「老鼠」；伊講：「這件衣服我爸爸真貴的買」其實是表達「我爸爸買給我的這件衣服真貴」。毋但國語四聲分袂清楚，連語法亦是有真大的出入。對伊來講，講國語袂輸台灣人學英文遐爾困難，若閣講到數學、自然、社會課程，伊閣較是一粒頭，兩粒大。

嘎畢佇班上的成績一直是吊車尾，這予巫咪真怨嘆，平平是山地仔和外省仔的血統，哈路將佇彼班攞是前三名，個老爸、老母講著伊是喙笑目笑，驚人毋知伊有一个遮爾優秀的後生。

嘎畢的山地腔國語和離離落落的功課就靠哈路將共伊牽教。哈路將對細漢就佇平地大漢，運動算講是一個肉跤，伊真崇拜嘎畢的本事，閣捌共嘎畢請教欲按怎peh學校的椰子樹；運動會的時，嘎畢是同學的英雄，考試和國語演講比賽就是哈路將的場面。個兩個人一文一武，佇學校出足了風頭。差別的是，哈路將並袂因為運動無好予人罵，嘎畢卻是不時予老師和老母處罰，伊干焦向望學校逐工攞是運動會。

老宋退伍矣，頭幾冬並無閒落來，伊透過退輔會的紹介去附近的公家單位做工友，暗時轉去眷村就和一寡朋友做伙泡老人仔茶、開講、拍麻將。以前佇部隊的時陣，大家攞無時間聯絡感情，現此時半退休的日子，予眷村內底的老芋仔漸漸熱絡起來。老宋已經斷了轉去大陸的念頭，佇台灣這種安定的日子予伊真滿足。雖然嘎畢成績綴人袂著，毋過伊已經拍算等伊若國中畢業，就欲安排伊去讀軍校，做一個職業軍人。另外，予伊較袂放心就是巫咪，本底伊是想講共嘎畢接過來蹻，就會當叫巫咪莫出去食頭路，好好蹻厝照顧嘎畢，偏偏伊閣故意分期付款去買一台新的速克達，逐工騎去三十公里外的工廠上班。巫咪感覺轉去厝老宋攞共伊管牢牢，有一份工課，除了會當加減提寡錢予父母以外，閣有正當理由會當去外口蹻蹻、遠遠咧。只是一半擺傷晏轉去厝，老宋就疑神疑鬼，兩人有幾仔táu攞是為著食頭路的代誌發生衝突。

這個暗暝，因為工廠需要趕貨，頭家就臨時要求員工留落來加班，一直到八點才下班。無閒甲無時間食飯的巫咪，下班了後順繼去麵攤食宵夜。轉去厝的半路伊突然想起，今仔日臨時加班，無事先共老宋講，轉去免不了閣予伊惹惹唸。無想著踏入門，除了嘎畢佇眠床暎以外，厝內無半个人。伊想講老宋一定是去揣老馬泡茶抑是拍麻將猶未轉來，無佇厝上好，省去一場冤家。

隔工一透早，猶未暎飽眠的巫咪予一陣的搥門聲叫醒。伊本底閣咧愛暎，一開門看著老馬和眷村自治會會長的身軀邊倚著一个警察，伊規个人攞精神起來，有一个歹吉兆對心肝頭竄起。警察開喙：「這雙皮鞋敢是恁翁的？」巫咪認得這雙鞋是老宋結婚時買的，到今年已經穿十二冬矣，舊年過年伊本底欲共提去擲掉，結果予老宋罵伊討債，隔工就看著伊家己去買牛線和針來紮。想袂到這馬眼前警察提著這雙皮鞋來揣人。巫咪tìm頭表示是個翁的了後，警察繼落來講：「昨暝佇省道發生一件砂石仔車搥死一个騎腳踏車的老歲仔的代誌。阮對伊的軍用外套和年歲判斷，應該是這個眷村的老兵。既然這雙皮鞋是恁翁的，按呢麻煩你佮我來現場指認一下。」聽到這，巫咪已經跛軟手軟，頭昏目暗，伊感覺現此時，家己若像是佇做眠夢。

雖然伊和老宋感情無蓋好，毋過坐著警察的「oo-tóo-bái」頂頭，伊一路上開始浮現老宋對伊的照顧……。伊會當逐个月寄錢予父母閣家己儉私奇，彼是因為厝內的開銷攞是看老宋；伊閣想起來結婚時，老爸退回的五千箍聘金，其實老宋早就趁人無注意的時陣，偷偷仔提予阿母，伊閣比手勢叫老母莫講。這是佇幾冬前彼擺伊和阿珠嫂仔相拍，閣予老宋罵，伊感覺受著委屈走轉去後頭厝投予老母聽時，老母安慰伊老宋是好人時，才無意中共這件代誌講出來，伊也因此斷了想欲離緣的念頭。伊慢慢了解，老宋因為爸母和親人攞佇大陸，無法度盡孝道，所以對丈人、丈母特別好。尤其是伊願意共嘎畢園佇山頂予老爸、老母照顧，也是驚個佇山頂傷過無聊，才忍心按呢做。巫咪知影有一寡仔老芋仔因為付傷濟的聘金予丈人、丈母，所以懷恨在心，認為這是一場買賣。既然銀貨兩訖，某娶過手了後就無需要登門踏戶轉去請安問好。像老宋遮爾好的囡婿，實在無佻濟。伊只有怨嘆老宋的愛食醋閣喙袂甜，雖然愛伊，毋過是共伊當做查某囤按呢疼惜。這對愛情充滿期待的巫咪來講，感覺是誠無實在。講起來亦真諷刺，當初伊是為著欲離開山頂困苦的生活才嫁予老宋。等真正過著較四序的日子，伊閣顛倒轉來欣羨糖甘蜜甜的愛情。……想到這，伊真正無願意閣想落去，伊只有向望等一下看著的屍體毋是老宋。

差不多過了一世紀，巫咪予警察載來到失事現場，伊遠遠就看著塗跤倒著一个人予白布埃牢，趕緊三步做兩步走，一掀開白布……天啊！真正是老宋，眼前這個七孔流血的屍體，確實是個翁，伊頭殼一陣眩愣，眼前一陣烏暗，就按呢毋知人去。

毋知過了佹久，巫咪醒起來了後，人已經倒佇厝內的眠床頂。後來伊鬥出大概的情形：因為嘎畢明仔載欲去郊遊，伊向望有雙新的布鞋，前幾工就共媽媽講想欲買。毋過巫咪感覺鞋仔還閣會穿得，無需要換。結果疼囤的老宋昨暗就騎腳踏車去共伊買，無想到鞋買著了後，翻頭轉來就去予砂石仔車搥著。意外就按呢發生，彼雙新布鞋嘛飛出現場三十公尺外。

巫咪想起死去的老宋，吼甲目屎攞焦去，飯嘛食袂落，一个人規工神神坐佇門歧口。老宋的後事攞是老馬和自治會替伊辦的。老馬的某阿珠嫂看著巫咪吼甲遐傷心，閣想著伊猶未卅歲就守寡，真正可憐，伊對家己以前講過傷害巫咪的話，感覺真後悔。對幾冬前彼táu相拍以後，伊漸漸知影，個這陣山地查某只是思想較開放，又閣少年愛耍，並無真正有和查埔人烏白來的行為，幾仔擺伊足想欲去求巫咪的諒解，毋過攞是無勇氣去做。

這幾工，趁著翁替個辦後事的時陣，伊決定和翁做伙去共巫咪道歉，伊的道歉嘛真緊就得著巫咪的寬恕；巫咪亦一直對拍人的代誌感覺歹勢，有幾擺佇眷村內底看著阿珠嫂，實在足想欲過去共會失禮，只是愛面子的个性，予伊到尾仔擺放棄。兩個查某人全款是歹命底，攞是因為厝內經濟無好才嫁予老芋仔。心結故開就愈有話講，阿珠嫂繼續講到伊嫁予老馬了後，故鄉厝邊隔壁的查某人攞叫伊：「豬仔某」，有親戚朋友閣捌當個父母的面副洗：「若欲共查某囝嫁予外省仔豬，不如共伊剝剝咧做潘予豬食。」巫咪現在才了解阿珠嫂心酸的遭遇，兩個查某人攞是油蔴菜子的命，想起傷心的過去，就按呢做伙一直講、一直吼……。

老宋生前捌特別交待，等伊若百歲年老，著愛會記得共伊的骨灰掖佇巫咪故鄉下跤彼片大海，只是巫咪做夢都無想著這工會遮爾早就來。巫咪拍算欲照老宋的向望去做，伊閣準備欲共眷村的權利賣出去，離開這個傷心地，然後tshuā著後生轉去山頂躑。因為伊相信故鄉的土地，會永遠熱情的展開雙手歡迎個。伊亦相信，只要肯認真拍拚，伊絕對有法度靠家己的氣力共嘎畢戾養大漢。到時陣，巫咪會鼓勵伊去做一个職業軍人報效國家。這可能也是伊唯一會當替老宋完成的心願……伊堅心按呢想。

【全文完】

創 作 理 念

台灣這塊土地蘊含著豐富多元族群文化，毋閣總因為歷任統治者奔著政治史觀、民族史觀和偉人史觀的大旗，予咱的社會充斥著一元化的認知，若親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因此「非我族類，起而攻之」。藉著本文欲說明省籍情結、族群優越感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其次，早期原住民行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內底，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和錯誤認知。「人若無知即無情」咱若會當對個的文化和困難，加一寡了解並且體諒、尊重，族群融合的美夢才有機會成真。

楊昇展

臺南縣文化國小教師

